

清代雅学史

王其和 著

爾雅郭注義疏上之一

樓霞郝懿行學

釋詁第一 釋者說文云解也从木取其分別物也爾雅之作者主於訓詁故言也從古聲古故也諸篇俱曰釋詁者說文云訓詁故言也從古聲古故也諸篇異語也然則詁之為言故也故之為言古也詁通作故亦通作古釋文詩周南釋文亦云樊孫等爾雅本述本釋詁作釋故詩周南釋文亦云樊孫等爾雅本皆為釋故說文言部引詩曰詁訓漢書藝文志作詁詁詩亦云詁訓是八益古詁訓即故訓故訓亦即詁詁古言釋以今語其間文字重複展轉相通蓋有諸家增益用廣異聞釋詁以下亦猶是焉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 爾雅曰令終有假

爾雅卷第一 釋詁上

一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40103)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青年项目(11DWXJ05)

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J11WD22)

清代雅学史

王其和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雅学史/王其和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6.6
ISBN 978-7-101-11657-1

I.清… II.王… III.《尔雅》-汉语史-中国-清代
IV.H1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1662 号

书 名	清代雅学史
著 者	王其和
责任编辑	张 可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85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657-1
定 价	58.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一、清代雅学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1
二、有关清代雅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2
三、清代雅学兴盛的表现及原因	4
第一章 清以前雅学研究概况	8
第一节 清以前《尔雅》研究	8
第二节 清以前《小尔雅》研究	12
第三节 清以前《广雅》研究	14
第四节 清以前其他雅学著作的研究	16
第二章 清代《尔雅》著作研究	21
第一节 疏证《尔雅》的著作	25
第二节 补正《尔雅》的著作	49
第三节 校勘《尔雅》的著作	72
第四节 辑佚《尔雅》的著作	85
第五节 普及《尔雅》的著作	96
第六节 释例《尔雅》的著作	103
第七节 有关《尔雅》研究的札记	113
第三章 清代《小尔雅》著作研究	129
第一节 莫栻《小尔雅广注》	129
第二节 戴震《书〈小尔雅〉后》	133
第三节 王煦《小尔雅疏》	135
第四节 宋翔凤《小尔雅训纂》	139

第五节	胡世琦《小尔雅义证》	142
第六节	胡承珙《小尔雅义证》	152
第七节	葛其仁《小尔雅疏证》	160
第八节	朱骏声《小尔雅约注》	163
第四章	清代《广雅》著作研究	167
第一节	王念孙《广雅疏证》《广雅疏证补正》	167
第二节	钱大昭《广雅疏义》	185
第三节	俞樾《广雅释詁疏证拾遗》	191
第四节	刘灿《续广雅》《支雅》	195
第五章	清代仿雅著作研究	198
第一节	专书仿雅著作	198
第二节	专科仿雅著作	208
第三节	单篇仿雅小记	217
第四节	其他仿雅著作	223
结 语		251
主要参考文献		253
一、古 籍		253
二、著 作		254
三、论 文		256
后 记		261

绪 论

一、清代雅学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大致按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编排的词典。《尔雅》一书的出现标志着训诂学的诞生,在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晋代郭璞在《尔雅注序》中高度评价了其作用,他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摘翰者之华苑也。”^①《尔雅》不仅在阅读先秦古籍、辨识名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历代辞书编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创了雅书的编著体例。因此,自《尔雅》问世以后,自东汉起即有臣舍人、樊光、李巡、孙炎等为之作注,而后历代都有对《尔雅》修订、补充、注释、仿作和研究的著作,如《小尔雅》《广雅》《埤雅》《尔雅翼》《骈雅》《通雅》以及晋郭璞的《尔雅注》、宋邢昺的《尔雅注疏》等等,人们称为“群雅”,并逐渐形成了专门的学问——雅学。

与之前的雅学相比,清代是雅学研究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大量广雅、仿雅和注释、研究《尔雅》《广雅》《小尔雅》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近百种,如戴震《尔雅文字考》、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王闿运《尔雅集解》、卢文弨《尔雅音义考证》、臧庸《尔雅汉注》、董桂新《尔雅古注合存》、叶蕙心《尔雅古注斟》、严可均辑《尔雅一切注音》《郭璞尔雅图赞》、钱坫《尔雅古义》《尔雅释地四篇注》、翟灏《尔雅补郭》、潘衍桐《尔雅正郭》、戴莹《尔雅郭注补

^①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第2567页。

正》、无名氏《尔雅音图》、姜兆锡《尔雅补注》、程瑶田《释宫小记》《九谷考》《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周春《尔雅补注》《佛尔雅》《译雅》、阮元《尔雅校勘记》《释心》《释门》、张宗泰《尔雅注疏本正误》、严元照《尔雅匡名》、龙启瑞《尔雅经注集证》、孙步陶《尔雅直音》、徐孚吉《尔雅诂》、江藩《尔雅小笺》、李拔式《尔雅蒙求》、朱铨《尔雅贯珠》、李雱《读雅笔记》、董瑞椿《读尔雅日记》、胡元玉《雅学考》、陈玉澍《尔雅释例》、王念孙《广雅疏证》《广雅疏证补正》《尔雅郝注刊误》《释大》、吴玉搢《别雅》、俞樾《广雅释诂疏证拾遗》《尔雅平议》《韵雅》、王士廉《广雅疏证拾遗》、刘师培《尔雅逸文考》、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王煦《小尔雅疏》、宋翔凤《小尔雅训纂》、葛其仁《小尔雅疏证》、胡承珙《小尔雅义证》、朱骏声《小尔雅约注》、钱东垣《小尔雅校证》、王初桐《西域尔雅》、戴震《经雅》、史梦兰《叠雅》、夏味堂《拾雅》、陈奂《毛雅》、程先甲《选雅》、朱骏声《说雅》，等等。清代雅学著作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除了对《尔雅》《小尔雅》《广雅》进行系统研究外，还出现了大量新的雅学著作，不论是在研究的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超越了前代。因此可以说，清代雅学在中国雅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另外，清代雅学还是中国传统语言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清代众多的雅学著作中保存了大量的古词古语古义、方言俗语以及古代的社会文化礼俗制度，集中体现了清代学者在训诂学、词汇学、名物研究等方面的水平和成就，同时对后世辞书编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通过对清代雅学的系统研究，全面整理清代雅学著作中保存的古词古义，深入探讨清代雅学兴盛的原因以及对后世雅学研究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总结清代语言学家的治学方法和经验，全面展现清代对雅学研究的贡献，这对于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雅学史、传统训诂学、古代文献学、辞书编纂以及古代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有关清代雅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从目前检索的文献资料看，对于清代雅学研究的论著主要集中在个案研究上，即对清代某一部雅学专著进行研究，其中研究成果最多的是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对《尔雅义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者、体例、术语、郝懿行的训诂成就以及同族词等方面，个别文章谈到了《尔雅义疏》的失误。相比之下，对王念孙《广雅疏证》的研究成果就更加丰硕，相关论著近百篇，

涉及的内容也更加广泛,专著有徐兴海的《〈广雅疏证〉研究》(2001)、张其昀的《〈广雅疏证〉导读》(2009)等,单篇研究论文和相关博硕士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对《广雅疏证》的成就和王念孙的训诂学思想、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清代雅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少见到有从雅学史的角度对《尔雅义疏》和《广雅疏证》进行研究的成果。

除《尔雅义疏》和《广雅疏证》外,对清代其他雅学著作的研究尚不多见,目前主要有张义的《〈尔雅正义〉引“贾谊书”考》、李嘉翼的《论邵晋涵〈尔雅正义〉因声求义的训诂成就》《论邵晋涵〈尔雅正义〉的地名训诂特色》、虞万里的《谈清代两部〈小尔雅义证〉》、赵伯义的《论葛其仁的〈小尔雅疏证〉》《论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胡振华的《〈西域尔雅〉中的维吾尔语词》、梁晓虹的《周春的〈佛尔雅〉》、方德安的《戴震〈经雅〉手稿管见》、胡槐植的《〈经雅〉初探》、胡锦涛的《从〈经雅〉看戴震的治学方法》《论戴震的佚著〈经雅〉》《戴震名物训诂专著的新发现——从〈经雅〉看戴震研治名物的方法》、韩格平《程先甲及其〈选雅〉》、肖惠兰的《〈叠雅〉的编纂特色和训诂作用》、日本学者刚井慎吾的《关于〈广雅疏义〉》等。上述文章对《尔雅正义》《小尔雅义证》《西域尔雅》《佛尔雅》《经雅》《叠雅》和《广雅疏义》等雅学著作进行了关注和研究,但与《尔雅义疏》和《广雅疏证》的研究成果相比,却显得较为苍白。除此之外,对清代其他大量雅学著作的研究尚付阙如。

在目前出版的语言学史著作中,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1981)第三章中提及了《广雅疏证》和《尔雅义疏》;濮之珍的《中国语言学史》(1987)在“清代的语言研究”中介绍了清代研究《尔雅》的两部著作,即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何九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95)第六章“清代的语言学”在“清代辞书”一节中对《别雅》《比雅》《拾雅》《叠雅》《毛雅》《说雅》《选雅》等七种清代雅学著作作了简单介绍,举例说明其内容;李开的《汉语语言研究史》(1993)在“清代的语义学”一节中介绍了清人对《尔雅》研究的基本情况,并重点论述了《尔雅正义》和《尔雅义疏》。限于体例和篇幅,这些著作大多仅在相关章节中对清代主要雅学著作进行概述性的介绍,并没有深入展开论述,而且对清代其他雅学著作也未涉及。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30年代胡朴安在其《中国训诂学史》(1937)“尔雅派之训诂”一章中,论及了从《尔雅》面世一直到清代有关的雅学著作,其中清代的雅学著作涉及吴玉搢的《别雅》、朱骏声的《说雅》、洪亮吉的《比雅》、夏味堂的《拾雅》、史梦兰的《叠雅》、刘灿的《支雅》

以及“类于雅之短篇小记”如王念孙的《释大》、程瑶田的《释宫》《九谷考》《释草》等等,这是较早对清代雅学进行专门关注的著作。

上世纪90年代,赵世举发表了《雅学与文化论纲》、《黄季刚先生的雅学研究述略》、《雅学史初探》(上、下)、《历代雅书述略》(上、下)、《雅学概论要略》等有关雅学的系列研究论文,为中国古代雅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管锡华在《尔雅研究》(1996)第六章“《尔雅》的古今研究”中从校注、资料汇集、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对清代研究《尔雅》的主要著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论及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黄侃的《尔雅音训》、严元照的《尔雅匡名》、阮元的《尔雅注疏校勘记》、翟灏的《尔雅补郭》、钱坫的《尔雅古义》等等,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没有涉及其他清代雅学著作。

窦秀艳的《中国雅学史》(2004)是国内第一部对中国雅学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第六章“雅学的兴盛”专门对清代的雅学进行了论述,介绍了清代雅学著作四十余种,但由于是其中的一章,很多问题没有展开,较为粗疏,而且对于很多清代的雅学著作亦没有涉及,又把《方言》和《释名》类的著作一并归入雅学的研究范围,似欠妥当。另外台湾学者卢国屏对《尔雅》研究也有较深造诣,其博士论文《尔雅与毛传之比较研究》(1994)、专著《清代〈尔雅〉学》(2009)对《尔雅》的研究着力颇多,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仅限于对《尔雅》的研究。从目前的研究资料看,尚没有专门对清代雅学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的著作。

三、清代雅学兴盛的表现及原因

(一) 清代雅学兴盛的表现

首先,雅书数量空前增加,雅学著作体式更加多样。自清代学者戴震提出“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的宣言后^①,以《尔雅》为代表的雅类著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研究著作激增,仅在《清史稿·艺文志》中著录的雅学著作就有近五十种。据我们统计,清代出现的雅书近百种。清代学者对雅学著作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对《尔雅》以及前代广雅、仿雅著作进行疏证、校勘整理,如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阮元的《尔雅注疏校勘记》、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胡世琦的《小尔雅疏证》、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魏茂林

^① 戴震《尔雅文字考序》,《戴震集》第51页。

的《骈雅训纂》等等;第二,涌现出了大量新的广雅、仿雅著作,雅书体式更加多样化,如吴玉搢的《别雅》、洪亮吉的《比雅》、夏味堂的《拾雅》、史梦兰的《叠雅》、朱骏声的《说雅》、程先甲的《选雅》、魏源的《蒙雅》、周春的《佛尔雅》、王初桐的《西域尔雅》《演雅》等等;第三,对清以前及清代出现的雅类著作不断进行补正,如翟灏的《尔雅补郭》、周春的《尔雅补注》、王引之的《尔雅述闻》、俞樾的《尔雅平议》、许瀚的《别雅订》等等。雅书数量的急剧增加和体式的多样化是清代雅学兴盛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次,清代学者研究雅学的方法更加成熟和多样化。清代学者进行雅学研究,重考据,重实证,反对空谈,重视校勘和辑佚,在疏证词语时强调“以声音通训诂”,注重目验。戴震在《尔雅文字考序》中还提出了“经雅互证”的研究方法,解决了古代文献中的大量疑难,使雅学研究在方法上更加完善和成熟。可以说,在雅学研究中集中体现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思想。

最后,雅学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对雅学的理论问题探讨更加深入。清代的雅学著作除了对《尔雅》进行深入研究外,对《小尔雅》《广雅》的研究也深入展开,并出现了大量考释名物的学术札记和论文。清代之前的雅学研究只是停留在对雅书进行注释和体例模仿上,而清代学者开始对雅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如对《尔雅》的名义、卷数、作者、内容、体例、版本等等进行深入的考证;对《小尔雅》的性质和作者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对《尔雅》和毛传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等等。这些研究都为雅学研究的理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清代雅学兴盛的原因

清代雅学之所以兴盛,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氛围是密切相关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清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条件。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权,采取了大兴文字狱和开设博学宏词科等刚柔并济的统治手段,并组织学者整理、研究、出版各种文化典籍,因此清代很多学者只能埋头治学,不问政治。梁启超说:“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所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①但是,通过这样的活动,也使许多学者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古典文献资料,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7页。

促进了学术交流。何九盈也说:“一种学术事业的繁荣,没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也是不行的。清代语言学的发展,从社会条件看,主要有以下四点:一、官方的文教政策;二、图书资料;三、学术交流;四、社会经济。”^①并特别提到了清代学者的籍贯问题:“以籍贯而论,清代的语言文字学家绝大多数都出生在苏皖地区,因为这里靠近运河,靠近长江下游,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教育较为普及,像《尔雅》《说文》《广韵》这样的著作,明末清初的士人已很难见到,而到了乾、嘉时代,东南地区有的乡塾就以这些书作为教科书。‘许郑之学’,风靡一时。”^②据不完全统计,在清代研究雅学的学者中,江苏籍学者就有三十多家,江南籍贯的学者占了很大的比重。由此可以看出,地域条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清代学者注重师承,具有优良的学风。清代的著名学者大都具有良好的师承关系,如戴震师从江永,段玉裁、王念孙师从戴震,而王念孙、王引之既为父子又为师徒关系,俞樾私淑高邮王氏父子等等。有些学者之间即使没有师承关系,在治学方法上也是相互影响、一脉相承的。在顾炎武、戴震等著名学者的影响下,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形成了严谨朴实的学风,他们对于一部书的研究往往穷尽毕生的精力,如王念孙用十年时间写《广雅疏证》,邵晋涵用十年时间著《尔雅正义》,郝懿行用十四年时间作《尔雅义疏》,大多遵循顾炎武提出的“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的标准去研究^③,学风严谨,实事求是,因此往往能够研究深入,广征博引,成绩斐然,充分展现个人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

第三,清代古音学发达,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在古音学上都有独创的见解,造诣颇深,从而使上古音系统得以逐渐确立。在对《尔雅》《小尔雅》《广雅》等雅学著作研究的过程中,清代学者能够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各种知识,以声音通训诂,突破汉字形体的局限,“以古音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④。对于这一个方面,王力曾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文字本来只是语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脱离了有声语言的关系,那就失去了文字的性质。但是,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仿佛文字是直接表示概念的:同一个概念必须有固定的写法。意符似乎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字

①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290页。

② 同上第291页。

③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第677页。

④ 王念孙《广雅疏证序》,《广雅疏证》第1页。

如果不具备某种意符,仿佛就不能代表某种概念。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控制着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字学(从许慎时代到段玉裁、王念孙的时代)。直到段玉裁、王念孙,才冲破了这个藩篱。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义的可能:不但同声符、不同意符的字可以同义;甚至意符、声符都不同,只要音同或音近,也还可能是同义的。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的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这是训诂学上的革命,段、王等人把训诂学推进到崭新的一个历史阶段,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①因此,清代学者对雅学著作的研究能够超越前人,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第四,清人治学以通经为根本目的,通经必须通古人语言,通古人的语言就必须先通古代的字义、名物、制度,才能对古代的经传、诸子和史籍进行校勘、注释、考证,因此《尔雅》在清代学者的心中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戴震在《尔雅文字考序》中说“窃以为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在给任基振所著《尔雅注疏笺补》的序言中也说“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②,发出了以《尔雅》为起点进行经学研究的宣言。这种治学思想也得到了清代许多学者的认同,如严元照在《尔雅匡名自序》中说:“《尔雅》之文字正,而后可以治经。《尔雅》者,经之汇也。治经而不治《尔雅》,如矢之无的也,未有能通者也。”^③“治经先治《尔雅》”,成为清代学者治学的共识和出发点。因此,清代学者十分重视对雅学著作的研究,而在研究雅学的过程中也集中体现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思想、方法和精神,从而使清代成为了雅学研究的全盛时期。

①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195页。

② 戴震《尔雅注疏笺补序》,《戴震集》第52页。

③ 《续修四库全书》188册第182页。

第一章 清以前雅学研究概况

第一节 清以前《尔雅》研究

《尔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按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编纂的词典,也是最早的训诂学专著。对于尔雅的作者和成书时代,古代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刘歆《西京杂记》认为《尔雅》是周公所作,郑玄认为《尔雅》是孔子门人所作,张揖在《上〈广雅〉表》中说:“(周公)著《尔雅》一篇,以释其意义……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疑莫能明也。”^①目前学界较为统一的观点是,《尔雅》大约是在战国末年由齐鲁儒生编撰的,后人又对其进行了不断增补^②。

《尔雅》分《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计十九篇,所收词语和专用名词共 2091 条,4300 多个词。其中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是对一般词语的训释,后面十六篇是对各类事物的分类解释。《尔雅》是先秦语言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训诂学的诞生。《尔雅》不仅在阅读先秦两汉古籍、辨识名物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代辞书编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创了雅书的编著体例,是历代雅书之源、辞典之祖。

《尔雅》产生后,由于其内容与经典文献的解释密切相关,因此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成为注释先秦文献的重要依据。从汉代开始出现了《尔雅》进行

① 王念孙《广雅疏证》第 3 页。

② 参见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 19 页。

注释的著作。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在郭璞之前有汉魏五家注：“犍为文学注三卷，刘歆注三卷，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孙炎注三卷（音一卷）。”^①此汉魏五家注现今都已亡佚不存，但在古代典籍中仍有不少加以引用，如《荀子》杨倞注引郭舍人注、《史记》司马贞《索隐》引樊光注、《周礼·天官大宰》贾公彦疏引李巡注等等，另外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丛书》中也有相关辑佚本，可以参考。汉魏五家注对后世注释《尔雅》有着重要影响，开启了注释《尔雅》的先河，为研究和注释《尔雅》奠定了基础，如晋代郭璞的《尔雅注》、宋代邢昺的《尔雅注疏》等都对汉魏五家注多有引用。由于汉魏五家注离《尔雅》产生的时间较近，可以得见《尔雅》古貌，因此对后世《尔雅》传本的校勘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尔雅》注本是晋代郭璞的《尔雅注》。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郭璞博学多才，好经术，除了注释《尔雅》之外，还对《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等文献进行了注解，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训诂资料。这些注释不仅对中国注释学、训诂学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而且对汉语词汇史、辞书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郭璞在《尔雅注序》中明确指明了《尔雅》的作用：“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铃键，学览者之潭奥，摘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②郭璞通过汇集旧说、征引文献、以今释古、援据目验等方法为《尔雅》校勘文字、疏证词义、注明音读、阐明体例，做了大量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郭璞的《尔雅注》成为后代学者研治《尔雅》不可或缺的注本，如宋代邢昺的《尔雅注疏》，清代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等，大都是在郭璞《尔雅注》的基础上对《尔雅》进行补充、疏证的工作。当然，郭璞的《尔雅注》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说解较简，很多词义注明“未详、未闻”，词义的解释也有不甚妥当之处，等等。但瑕不掩瑜，这些不足都不能掩盖郭璞《尔雅注》在中国雅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除了《尔雅注》之外，郭璞还著有《尔雅音》《尔雅图》，郭璞在《尔雅注序》中说：“别为《音》《图》，用祛未寤。”^③但惜已亡佚。

① 陆德明《经典释文》第17—18页。

②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第2567页。

③ 今行世有重刊影宋本《尔雅音图》，分上、中、下三卷，但疑非郭璞所作。参见管锡华《尔雅研究》第184—185页。

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载,在郭璞之后,梁陈时期对《尔雅》进行研究的还有梁代黄门郎沈旋《尔雅集注》、陈博士施乾《尔雅音》、陈国祭酒谢峤《尔雅音》、陈舍人顾野王《尔雅音》等,但他们的著作也已亡佚,仅存零星佚文。从佚文看,“其主要价值是给《尔雅》注音,帮助研读《尔雅》。注音方法有直音、有反切。……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些音切不仅对研究六朝语音有重要价值,对研究上古至中古语音的发展演变也有重要价值”^①。

唐代注释《尔雅》影响最大的是陆德明的《尔雅音义》。陆德明(约550—630),名元朗,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尔雅音义》是陆德明代表著作《经典释文》中的两卷。陆德明能够广搜异本,博采众说,对《尔雅》进行注音、校勘、释义,保存了《尔雅》大量的异音、异字和异义,对研究汉唐期间语音、文字、词义的变化具有重要语料价值,同时也为后代学者进一步研究《尔雅》提供了宝贵资料,清代学者注疏《尔雅》就常加引用。但是由于陆德明《尔雅音义》重罗列而轻辨析,因此对于众多的字音、字形往往不加断语,让人不易辨明是非,这是其不足之处。另外还有裴瑜的《尔雅注》五卷、《尔雅音》一卷,但皆已亡佚。

宋代是训诂学的变革时期,一反唐代“疏不破注”的保守做法,往往能够创发新义,而且此时古音学开始萌芽,出现了“右文说”,注意到声音和意义的联系,这些都对《尔雅》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邢昺的《尔雅注疏》是宋代对《尔雅》及郭注进行疏证最有影响的著作,后被收入唐宋《十三经注疏》,共计十卷。邢疏的主要内容分三个方面:一、对郭注进行疏释说解,并补充大量的文献例证;二、阐述经文和注文的体例;三、校勘经文和注文文字。值得注意的是,邢疏在说解《尔雅》词义时已经注意了词的音义之间的关系,如《释诂》:“嵩,高也。”邢疏:“《释山》云:‘山大而高,崧。’嵩、崧音义同。”^②这也就是清人所提倡的“声近义通、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在邢昺《尔雅疏》中已经有较为广泛的使用。黄侃亦曾总结邢疏说:“以愚观之,有三善焉:所以新疏纵行,邢疏仍不能度阁也。一者,补郭注之阙。二者,知声义之通。三者,达词言之例。”^③从中国雅学史的角度来看,《尔雅》邢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校勘文字、疏通经注、训释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为后世研究《尔雅》提供了重要参考。不可否认,邢疏也有不少失误的地方,清代学者对此多有贬抑,如邵晋涵《尔雅正义序》云:“邢氏疏

① 管锡华《尔雅研究》第186页。

②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第2570页。

③ 滕志贤辑《新辑黄侃学术文集》第276页。

成于宋初,多掇拾《毛诗正义》,掩为己说;间采《尚书》《礼记》正义,复多阙略。南宋人已不满其书。后取列诸经之疏,聊取备数而已。”^①这样的评价其实与邢疏本身并不十分切合。《四库全书总目》从引用书证的角度对邢疏进行了客观肯定的评价,说:“曷疏亦多能引证,如《尸子·广泽》篇、《仁意》篇,皆非今人所及睹。其犍为文学、樊光、李巡之注,见于陆氏《释文》者,虽多所遗漏,然疏家之体,惟明本注,注所未及,不复旁搜,此亦唐以来之通弊,不能独责于曷。”^②因此,对于《尔雅》邢疏,我们要站在中国雅学史的高度上对其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有所偏颇。

宋代对《尔雅》的研究,除了邢曷《尔雅疏》之外,还有北宋陆佃的《尔雅新义》和南宋郑樵的《尔雅注》。据《宋史·艺文志》记载,陆佃《尔雅新义》共二十卷。陆佃(1042—1102),字农师,号陶山,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受学于王安石,与王子韶修定《说文解字》,“佃著书二百四十二卷,于礼家、名数之说尤精,如《埤雅》《礼象》《春秋后传》皆传于世”^③。顾名思义,《尔雅新义》以创发新义为宗旨,其中有不少独到见解,但其治学受王安石的影响,创发新义而证据不足。对于此书,后人多所批评,如黄侃《尔雅略说》云:“惟其说经纯乎傅会,展卷以观,令人大噓。”^④当然《尔雅新义》也并非一无是处,如清代孙志祖在《尔雅新义跋》中说:“农师之学,源于荆公,说经间有傅会,然其博洽多识,视郑渔仲注实远过之。且其所述经义,犹是北宋旧本,可以正今监本之讹谬。”^⑤从内容、版本、校勘等方面肯定了《尔雅新义》的价值。

郑樵(1103—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著《尔雅注》三卷。此书是南宋《尔雅》研究的代表著作。《尔雅注》注释虽简略,但内容较为全面,包括注音、释义、校勘补正等内容,并对释词和被释词之间的通假、古今等关系予以揭示。对于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樵)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⑥对郑樵的《尔雅注》颇为推许,但黄侃《尔雅略说》对此有不同看法,云:“郑渔仲之书,《四库提要》颇左袒之,称其于《尔雅》家为善本。……又称其注

① 《续修四库全书》187册第35页。

②⑥ 《四库全书总目》第339页。

③ 《陆佃传》,《宋史》第1033页。

④ 滕志贤辑《新辑黄侃学术文集》第277页。

⑤ 《续修四库全书》185册第479页。

中之善者,盖皆常义,又多因袭。不过在宋世《尔雅》家,尚为佳书耳。”^①周祖谟在《重印〈雅学考〉跋》中也说:“庆历以还,汉学日荒,异说间作。或废书不观,别创字说(如王安石、陆佃);或寻绎陈编,自标新解(如程颐、朱熹)。随文附义,不核名实,望形生解,骋其玄想。雅学至此,几于费坠。其能不溺于俗,不违于古,而别有发明者,惟郑樵《尔雅注》一书而已。”^②这些评价是颇为允当的。

元、明时期研究《尔雅》的著作较少,主要有胡炳文的《尔雅韵语》,薛敬之的《尔雅辨音》、陈深的《尔雅解诂》《尔雅注释》等,影响不大,有些已经亡佚,兹不赘述。

第二节 清以前《小尔雅》研究

《小尔雅》一书,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其中载有《小雅》一篇,无撰者姓名,此书现已亡佚不存。现存《小尔雅》见于《孔丛子》第十一篇,后抽出单行。对于《小尔雅》,一般都认为是《孔丛子》的作者孔鲋所著,如晁公武、陈振孙、王应麟等都持此论断。但是由于经后人考证,《孔丛子》是一部伪书,因此到了清代,许多学者开始质疑《小尔雅》的真伪和作者。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小尔雅》是后人掇拾而成,以戴震为代表。戴震在《书〈小尔雅〉后》一文中认为《小尔雅》“大致后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学遗书也”^③。段玉裁在《与胡孝廉世琦书论〈小尔雅〉》中赞同戴震的意见,说“东原师意谓《汉志》所载者乃真《小尔雅》,今入于《孔丛子》者,则后人所为”^④。《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汉儒说经,皆不援及,迨杜预注《左传》,始稍见征引,明是书汉末晚出,至晋始行,非《汉志》所称之旧本”^⑤。

第二种观点认为《小尔雅》是王肃所伪造,以臧庸为代表。臧庸在《小尔雅征文》中说:“后考之有年,知郭璞之前王肃实首引此书。余高祖玉林先生以《孔丛子》为王肃伪作,而《小雅》在《孔丛》篇第十一,又自王肃以前无有引《小雅》者,凡作伪之人私撰一书,世之人未之知也,必作伪者先自引重,而后无识者从

① 滕志贤辑《新辑黄侃学术文集》第278页。

② 周祖谟《问学集》(下)第689页。

③④ 迟铎集释《小尔雅集释》第433、436—437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第370页。